

回首



孟秋时节,骄阳似火,稻谷飘香。这天手机收到父亲发来一张老家稻田的照片,还配了一句留言:“水稻成熟,丰收在望。”照片中一大片稻田像被裁开的黄绸缎铺开,耀眼夺目,让我看着又想起了过去秋收的热闹情景。

20世纪90年代的闽南乡村,收稻谷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集体活动,乡亲们总是今天你帮我家割稻,明天你家收稻,我去搭把手,闽南人也管这叫“联工”。虽然生长在同块地里,但每到成熟季,仍有些“性急”的稻粒先黄透,一些“慢性子”的稻粒还带着半抹青绿。因为这样,收割的日子便有了先后,邻里间轮流帮衬着收割、碾压、晾晒,才能确保熟透的稻谷都能及时颗粒归仓。

记忆中老家的秋收现场一向忙碌有序。那时候村里还没有收割机,割稻全靠人力。阿婶们皆是割水稻的能手,每次带上宽沿的大草帽,她们就会一头钻进稻浪里忙活,一群人的身影在稻田里若隐若现,在远处只能听见镰刀切割稻秆发出的“唰唰”声响。等一大片稻禾不应声落地,松软湿润的泥土才渐渐露出来。此时,叔伯们都没闲着,他们把脱粒机扛进稻田,就开始麻利地“打”稻子。这是一件很耗费体力的活,通常需要两个壮汉配合才能完成。力气大的叔伯会合力用脚踩脱粒机的踏板,等滚筒“轰隆隆”地转动起来,再抓起一把把稻穗,用力抽打滚筒。滚筒下方放着一个木桶装稻粒,四面还支着一个竹编的挡棚,用于防止脱落的稻粒飞溅。

随着打谷机的滚筒越转越快,稻粒便像雨点般簌簌落下,转眼就汇成一条流动的金色瀑布。我们这些放暑假的孩子也来帮忙,一群人跑去拾起阿婶们割下的稻穗,抱起一堆再递到打稻子的叔伯们手上。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嬷则蹲在

田边,三两下便把脱了谷粒的稻秆捆扎成束。这些稻秆晒干后可以当做柴火,或者沤成基肥,之后稻田翻耕又能“哺育”下一季的庄稼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孩子们中跑得快的阿莉,她是我父亲的学生,身板瘦弱得像根稻秆,割起水稻来却是一群孩子中最利索的。每次碰上我家收割水稻的日子,阿莉都特别开心,因为帮忙干完农活,她就可以从我家借走几本书回去看。那年她又来帮我家秋收,父亲想送她一套全新的《西游记》作为谢礼,她却拒绝了,还支支吾吾地说:“叶老师,家里的钱要给我妈妈治病,不能再供我上学了。”阿莉的声音很轻,却像在闷热的空气里打了个响雷,我看见父亲沉默许久,才开口对她说:“你一定要继续读

稻浪滚滚

□叶森岚

书,学费我找大家凑一凑,不够的,我先垫上。”过了几日,父亲便揣着一个信封去了阿莉家。我也跟着去,一进屋就瞅见父亲从信封里掏出一叠卷着边角、浸着汗渍的纸币,有五元、十元,最多的是五十元,都是他挨家挨户凑出来的。就这样在乡亲们的资助下,阿莉又去上学了。

后来,家乡的水稻收获了一季又一季,考上大学又回乡反哺的大学生来了一波又一波,阿莉也学成归来成为村里

小学的一名教师。二十多年过去,我在父亲发来的照片里,再次看见阿莉的身影,那张照片里的她拿着一把稻穗,看得出来是正在教孩子们认识农作物,一群人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,像一株株弯腰低垂的水稻,扎根于这片土地,又向着远方伸展。

思绪回笼,我的耳畔仿佛又一次响起大型收割机的轰鸣声,那声音如稻浪一般欢快地穿越乡野,回荡在辽阔的天地间。

疏疏芦苇

□王丹

次趁大人忙着干活,我偷溜去水塘边玩,忽然发现密密匝匝的芦苇中有几颗鸟蛋,正想跑去捡,却被赶来的母亲逮个正着。虽然口中说着“不行”,但见我失落的模样,母亲只得哄我说:“要不用芦苇给你做个风车玩吧?”

见我终于露出笑容,母亲无奈地摇摇头,随即拿着镰刀走到芦苇旁,割下几根芦苇,又从上面挑出几片稍宽的叶子。随后她将芦苇叶撕成两半,再交叠对折,好似一眨眼的工夫,一个风车就出现了。等母亲拿芦苇秆把风车固定好,我立马接过来,然后举着它沿着田埂奔跑。风裹着稻香吹过,风车转得飞快,母亲的目光追着我,嘴角也悄悄弯起。

那时每当芦苇全部变黄,村里的陈阿婆会去割一些来扎成扫帚。她把做好的扫帚摆在自家门口售卖,路过的乡亲看见了,常会停下来买一把带回去替换旧的扫帚。我母亲也不例外,她常说陈阿婆的手巧,做出来的扫帚轻巧又好使。

陈阿婆有时还把剩下的芦苇扎成一个个迷你小扫



(CFP 图)

帚,送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当玩具。有时我和小伙伴们跑去看她做扫帚,她都会跟我们念叨说芦苇穗不仅用处多,还有好寓意,比如秋天蘸过露水的芦苇穗,就有“沾‘露’纳福,扫去烦恼”之意。听了陈阿婆的话,得到小扫帚的我回家后便拿它扫掉作业本上的橡皮屑,盼着芦苇穗能帮我把作业里的难题一扫而光。

后来看的书多了,我才知道芦苇也经常“生长”在文学世界里。比如在曹文轩先生的《青铜葵花》里,毛茸茸的芦花能做成柔软的芦花鞋,让青铜在下雪天获得温暖;在管桦先生的《小英雄雨来》里,芦苇会护着还乡河,还乡河护着雨来的生命;在汪曾祺先生的《受戒》中,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,为英子和明子的未来编织了一个美好的梦……作家笔下的芦苇,总是彰显着慷慨的本性,让主人公的生命里多了一份坚韧向上的生命力。

如今再看洛阳江口的芦苇,风一吹,芦穗晃荡的模样和老家水塘边的没两样。它们还是老样子,不声不响地生长着,结出蓬松的穗子,等着风来拂,等着鸟儿来啄,也等着偶然经过的人,像我一样看一眼毛茸茸的穗子,想起些与芦苇有关的、细碎又平常的往事。

熟地白鸭汤

□郑文庆

闽南的初秋,暑气尚未消散,却是我母亲眼里补养身体的好时候。每到这时,家里灶上那口砂锅,常会炖着熟地白鸭汤。别看那汤色深如墨汁,却是闽南人应对秋老虎的“良方”。

早在入伏时,母亲就已经提前从陶瓷罐里取出几块存放许久的熟地,再将它们放在窗台上晒一晒。这些熟地是母亲按照传统“九蒸九晒”的方法制成,也就是把地黄放在阳光下和蒸屉里反复蒸晒九次,直到它们的表面变得黝黑,拿在手里轻如棉絮。我小时候曾好奇做熟地为何如此麻烦?母亲却说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法子,蒸晒少一次都不行。

待熟地备好,就该去捉鸭了。可那些放养在溪边的番鸭不好抓,父亲总得拿着稻谷引诱鸭群上岸,趁其不备,再快速出手抓住它们的翅膀。若是瞧着抓住的鸭子不够肥,还得将它放走,继续抓下一只。往往忙活半天,好不容易逮住一直最肥美的番鸭,父亲身上的衣裤已被溪水溅湿,沾满泥点。

母亲的厨艺好,处理起番鸭来也利落,褪毛、切块、焯水去血沫,她样样做得有条不紊。鸭肉备好,母亲先把它放进锅里翻炒,接着才加入熟地和枸

杞,有时还要添几片桂皮。熬汤的水也有讲究,比起自来水和井水,母亲偏爱直接从山涧引来的活水,她认为山泉水有甜味,熬出来的汤滋味更好。炖汤时,母亲一直守着灶台寸步不离,她说这是为了留意控制火候,因为火大了汤会变浊,火小了,汤的味道就淡了。

炖好的熟地白鸭汤端上桌,母亲立马招呼一家老小来喝,说趁热喝才能利于发汗解热。不过以前祖父更喜欢把汤放凉些再喝,他觉得这汤凉饮不仅味更足,对付秋燥也管用。记得小学三年级的初秋,我放学路上淋了雨,夜里发起烧,母亲赶紧去厨房炖了一锅熟地白鸭汤,还往汤里加了一些陈皮。之后被她劝着喝下一碗,我的额头才渐渐渗出汗珠,烧也慢慢退了,原本发苦的嘴里还尝到丝丝回甘,喉咙也不再干涩。

从那以后,我才真正爱上喝熟地白鸭汤,即使离开家在外工作,每年入秋,我都会尝试用电砂锅“复刻”记忆中的味道。不过从超市买的熟地不像老家沾着山土的模样,从菜市场挑的鸭子虽肥,却少了几分“野味”,煮汤的水也没了山泉水的甜。后

来,我才慢慢琢磨出来,大概缺的是母亲提前晒熟地的耐心和父亲抓鸭时的奔波,也少了一家人围坐喝汤的热闹氛围。那些藏在汤里的味道终究是家才有的,是我在异乡难以复刻的。

今年初秋,母亲早早打来电话,问我哪天回去,说要提前宰好番鸭。我打趣说:“宰鸭还要挑日子?”她却在电话那头笑着说:“挑个你不忙的日子,炖好汤等你进门就能喝,那才好。”我听着,鼻尖忽然发酸,原来家里的汤,从来都为我算着归期。

食事



渔港的秋天

□留丽灵

渔港的秋天,犹如一幅浸染了海盐与阳光的画卷,在潮汐的呼吸间缓缓铺展开。它也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渔人,用沙哑的嗓音将收获的故事,娓娓道来。

当昨夜星辰还粘在靛青色的天幕上不肯褪去,灯塔的光柱依旧不停旋转着,海平面已悄悄裂开一道银白的缝隙,露出点点晨光。转眼间,一艘艘渔船似利刀般划开绸缎般光滑的海面,船舷压着沉重的吃水线由远及近,定睛一瞧,原来是开渔季之后的首次满载而归。

日光渐炽,云朵好似被扯散的棉絮飘荡在蓝天中,铁锈红的浮标在海浪间起伏伏,鸥群盘旋在海面上,鸣叫声忽远忽近。此时的码头喧闹起来,吊机转动铁臂,将一网网活蹦乱跳的海鲜倾倒在岸台上,当中有闪着银光的带鱼、泛着珍珠色的鲳鱼,还有泼洒墨汁的墨鱼、张牙舞爪的梭子蟹以及肥硕的皮皮虾。

正午的渔市人声鼎沸,鱼贩的胶靴踩在湿漉漉的地面上,发出“吧嗒吧嗒”的声响。他们手中的刮

鳞器闪着冷光,刮落的鱼鳞飞溅如雪,鱼鳃翕动间,鲜腥味也渐渐漫溢开来。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买家穿梭其中,用行话敲定一笔笔订单,闽南话的吆喝混着议价声与活鱼摆尾的拍击声,仿佛奏响一曲鲜活的渔市乐章,也蒸腾出渔港独有的烟火气。

停泊区是另一番景象,归来的渔船错落泊在水面,船板刻满风浪留下的深浅纹路,海浪轻拍船舷,不时发出细碎的声响。船工们踩着吱呀作响的甲板,用桐油修补被海水啃噬的木条,渔家女则坐在桅杆投下的阴影里补渔网,尼龙线在她们的指尖不停缠绕交织。还有几位打赤膊的青年正在船头给缆绳打结,汗珠沿着他们的背脊滚落,转眼便落在古铜色的皮肤上划出亮晶晶的轨迹。

暮色四合,渔港才添了几分静谧。落日余晖把海面染成一片温柔的橘红,归航船队的剪影像极了夜空中飞过的归巢雁阵,灯塔开始闪着红光,犹如眨动的眼睛,晚霞则为吊车的铁臂镀上一道金边。渔火一盏接一盏亮起来,倒映在海面上像流动的金箔,远远望去,整座港

湾都浸在碎金般的柔光里。

待星子“钉”满穹顶,渔港的防波堤便被月光染上霜色,看上去犹如一条白色的缎带。潮水拍打礁石后漫过滩涂,很快又退去,阵阵海风裹着咸湿气息掠过码头,系船的缆绳在桩上轻轻晃荡,最后只剩涛声在夜色里低吟。偶尔迟归的摩托艇忽然“劈”开黑丝绒海面,引擎声才会惊起打盹的海鸥。

渔火渐暗,辛劳了一天的人们沉入梦乡,只剩月光与涛声相伴,静候下一个满载晨光的渔汛到来。渔港的秋天就是这样,它把渔人的辛劳、海鲜的鲜活、日夜的光景都糅进潮声里,看似平淡,却耐人寻味。



(CFP 图)



生活就是一只看
不见的储蓄罐,
你投入的每一份
努力都不会白
费。



一纸情深刺桐红

□黄秀惠

午后的阳光斜射,桌上的报纸泛着哑光,翻出泉州晚报阅读,有时候在副刊遇到自己写的文章,心情更添欣悦。

在刺桐千年文脉里,泉州晚报以它独特的沉寂和风华,接纳我的文字,陪伴我的晨昏,染亮我的岁月。她是火炬,热烈照亮泉州的老街深巷;她是繁花,绚烂绽放缀满枝头;她是许多读者和作者案头的一抹刺桐红,熨帖每一段与文字相守的时光。

我与晚报的缘分,浸润在字里行间,是诗歌和散文的巧妙邂逅。

2013年6月,晚报刊登了关于我的第一本诗文集发布并捐赠书款的消息,那则小小的信息,给了我莫大的鼓舞。从那以后,我写出的许多文字第一时间就想投稿晚报。记得某个五四青年节,新诗《等待一场花事》发表,恰逢市里青年节会议和活动,友人发来信息:“会场人手一份报纸,读到你的新诗,我感觉青春的热血又燃烧起来了。”

是晚报,无言地鼓励着我坚持写作。我曾写下校园里的学习日常与工作点滴,那些熟悉的场景让许多同事都从中读到了自己的影子;在丰海路的滨海公园沉醉时,眼前景致唤醒灵感,我便提笔记下那份惬意;在田安路的美人树下拾起一片被风拂落的花瓣,心绪翩跹间,一篇随笔自然落成;夕阳下海风轻拂江口码头,潮汐的气息裹着诗意漫来,字句便循着这份感觉流淌而出,染带状疱疹后,被花桥慈济宫义诊治愈,心怀感激记录这份温暖,还幸运地获得了晚报“老街深巷”征文的优秀奖……我把身边微细琐碎的光影认真记录,晚报以海般的博大胸怀,让文字绽放于纸上。晚报,已经成了承载我心声的载体之一。

我微信朋友圈的封面是《2023年泉州世界遗产点诗歌地图》,每次打开微信,总会想起2023年金秋的那场“泉州世遗颂”诗会在府文庙的盛景:台前幕后副刊编辑忙碌的身影,朗诵者深情的演绎,诗人们喜笑颜开,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也沉浸在深夜的诗潮里。而我写的那首《你在时光里,熠熠生辉》非常幸运地入选首幅“泉州世遗诗歌地图”。那个蓝色的朋友圈封面,我一直舍不得换,它是鼓励,是鞭策,是诗意的记载。

我对晚报一往情深,在文字的空间诗意伸展。我和学生分享我的旅游经历和文章。记得多年前的那个课堂,我走进教室,学生看着我一直笑,然后忽然齐声朗读着我写的一首诗,班长拿起晚报给我看,我才想起今天刊发的诗歌。他们也跟着老师喜欢写,如今已经走上工作岗位,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。而刚刚毕业的这届学生,他们在文字里恣情徜徉,我希望他们热爱生活,热爱文字,用心记录下生活中的细节和触动。三年的时光,许多孩子的作文羽翼日渐丰满,我会把一些精彩的作文推荐到晚报副刊校园文学专版“校园风”发表,每一次发表都是对写作能力的肯定,鼓励着少年大跨步成长。我在少年星般的眼眸里,读到了希冀与梦想。每一个热爱文字的人,都会有专属的心灵空间,让生命更充实,更丰盈。

在与晚报结缘的时光里,我幸运地结识了一群优秀的晚报副刊人。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热忱、执着,对文字的敬畏与细心,对这份事业的赤诚,总让我心生敬佩。从海洋文化的壮阔视角到街巷烟火的细腻描摹,他们以笔墨为镜头,为市民带来精神的滋养,织就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画卷。作为泉州主流媒体的标杆,晚报不仅承载着权威的信息,更以文字的力量,继续开来,铿锵前行。

泉州晚报赠予我一方豆腐块,我抒写过去的温暖,当下的奋进,未来的畅想。我的小小诗文,幸运地被晚报浪花托举,得以翻腾。愿追随着晚报的每一帧图,每一个铅字,枕着赤忱,温柔前行。

(作者系泉州现代中学办公室副主任)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



泉州晚报 创刊40周年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